

日本 金榜畅销书译丛  
【远藤志雄作品集】

# 傀 儡 使 命

廖炳文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二月



# 远藤志雄恐怖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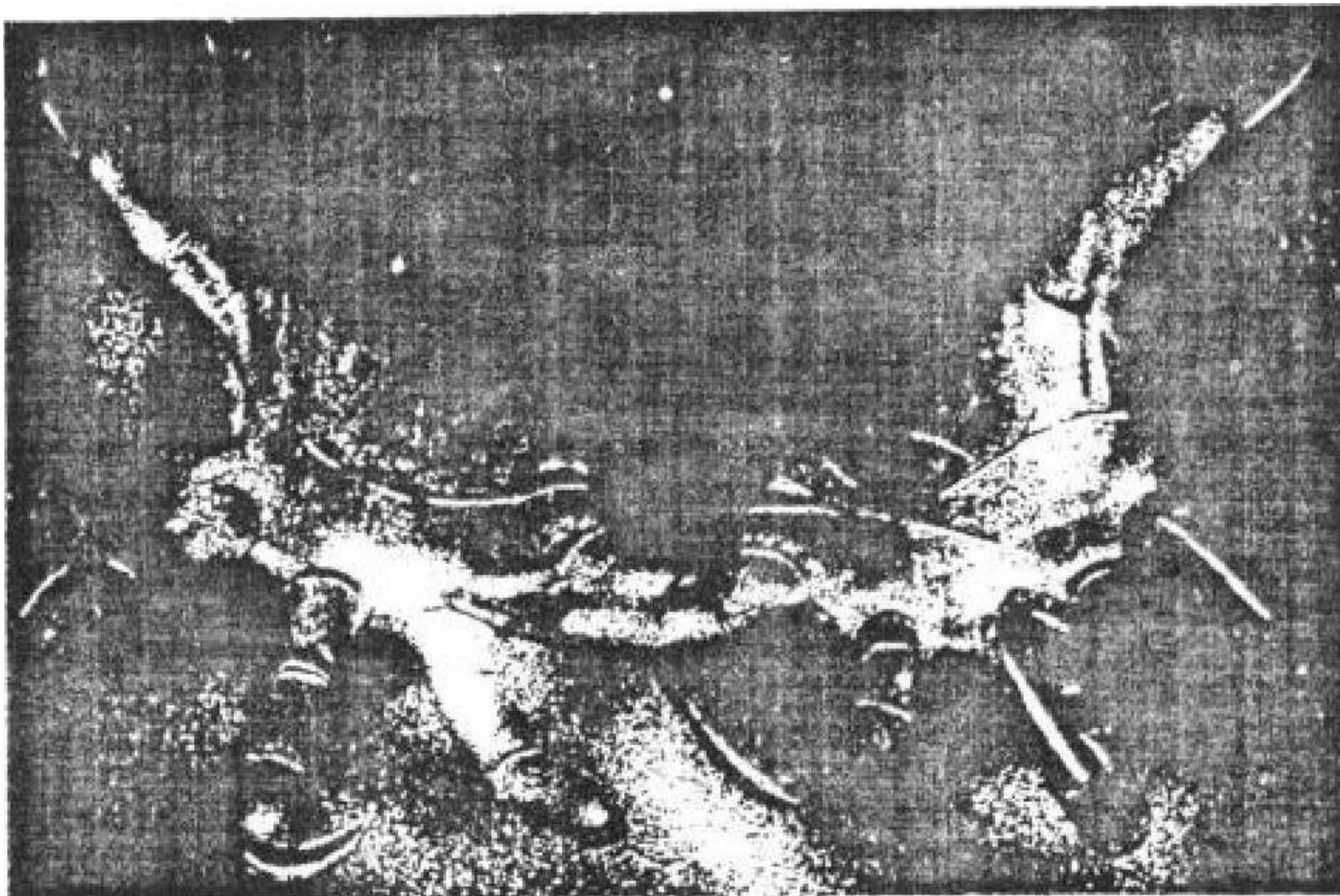
## 内 容 提 要

小男孩久藤恭太一次贪玩时，目睹了杀人凶手，不断的恐吓接踵而至，而心怀鬼胎的麻子却因为死者与自己有床第之欢而不敢出面提证。于是，凶案一件件地发生。

谁也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下去，但无数双眼睛都在黑暗中虎视眈眈地看着那几关键人物，他们不得不胆颤心惊地等待着罪恶之神和正义之神找上门来……

远藤志雄恐怖系列之《傀儡使命》经文人们商榷，认为将是今年最受欢迎的畅销书。

◆ 在这个使命的  
那一头，黑暗的最深处，  
没有人知道是谁在  
操纵着一切……



# 目

# 录

## 傀 儡 使 命

第一章	逃跑的恩人.....	( 1 )
第二章	情夫突然死亡.....	( 9 )
第三章	秃头浮出水面.....	( 23 )
第四章	丛林中的黑手.....	( 37 )
第五章	如履薄冰.....	( 53 )
第六章	古怪的匿名信.....	( 67 )
第七章	冒名警察.....	( 83 )
第八章	第二个女人.....	( 101 )
第九章	陷井.....	( 121 )
第十章	直接下手.....	( 139 )
第十一章	勒索.....	( 157 )
第十二章	可疑的跟踪者.....	( 181 )
第十三章	沮丧的房东.....	( 201 )
第十四章	意外车祸.....	( 217 )
第十五章	殡葬场之谜.....	( 229 )
第十六章	神秘之旅.....	( 243 )
第十七章	阳光下的自白.....	( 273 )

# 第一章 逃跑的恩人

薄薄的晨雾笼罩着道路两旁的樱花树。久藤恭太骑车在这条林荫道上快速行驶着。越过一片仍处于寂静中的民宅，前面就出现了善福寺公园入口处的栅栏，恭太猛地捏了一下车闸。随着悦耳的磨擦声，自行车轮在地上画了一道弧线后，溜进了栅栏门内。

公园里面显得很阴暗。虽然从前天开始下起的小雨总算有要停下来的样子了，但是整个天空还弥漫着白色的云雾。恭太平时总是在清晨六点二十分前后路过这里。若是天气好的话此时朝阳应该早已爬上树梢了。

恭太缓慢地蹬着自行车，其右侧是围绕唐善福寺池的花

草树丛，有红叶、柳树、杜鹃花、樱花树……在微微发黄的叶子上，弥漫着一层淡淡的白雾。

在细长的池子里，一只早起的鸭子从芦苇中慢慢地游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两只小鸭。看到这情景，恭太的嘴角自然地露出了一丝微笑，他高兴地朝着湿润的空中吹起了口哨。

恭太父骑了一会儿，左侧的杂木林出现了一道缺口，那是一条小路与这条坡路的分岔处。他将自行车停了下来。在长满青苔的山石后面，从上面的山涧河流里泻下来的细长的瀑布，此时发出了比平时更洪亮的响声，这也许是由于连续降雨河水大了的缘故吧。

为防止划破裤子，恭太小心翼翼地下了自行车，然后将绑在后架上的竹剑和装有一套护具的袋子卸了下来。正读小学五年级的他，每周三次，每次从早晨六点半开始到上面的训练场练上约一个小时的剑术，由于这条山涧河流和善福寺的树篱之间夹着的小道是个陡坡，所以他平时总是把自行车停放在下面，然后爬到上面去。

恭太背上竹剑和袋子，脚穿帆布鞋，踏着湿漉漉的枯叶，大步往上登去。河水从下面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此时天空也渐渐亮了起来。恭太的家位于北边的关町，从这里看过去，中间隔着一条青梅街，他家的附近还有两三个小朋友常去训练场练剑，不过他们都从东边那条住宅街抄近路去，于是常常是恭太一个人走这条路。母亲总是劝他和小朋友一起行动，可是，独自一人在清晨这个几乎还不见人影的公园里顺着山洞小河爬这上坡路，恭太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自从有了这种感觉，他就不想再听母亲的忠告了。

曾经在吉祥寺一带的一家小饭馆里干厨师的父亲，在恭太即将上小学的时候，留下母亲和恭太独自一个离家出走了。从那之后已快三年了，他从来也没有露过面。现在的恭太只能模糊地记得父亲的面孔。

不过，每当他走过上面的树枝伸展得像房檐一样的这条小路时，他甚至会突然觉得闻到了父亲的体味，那是一种夹杂着汗味、烟味以及成人身上特有的香料味的特殊气味，在很久以前的一个清晨，父亲曾拉着他的手在这里散过步，也许正是因为还保留着这唯一的、确切的记忆的缘故才有这种感觉吧。

不知何时，有一条小道消息从街坊的老太太们那里传到了恭太的耳朵里，好像说是久藤家的先生在大阪又有了女人了。

难道父亲也与某个女人结婚了吗？……

突然，父亲的身影从恭太的思绪中消失了，他的眼神一下子盯在了身边的一个小东西上。一个白色球状的小东西掉在了右侧河边的草丛里。恭太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对着那东西凝视很久。

果然是一个小球，而且并不像孩子们时常玩耍的玩具，而像一个带锯齿状刻纹的高级棒球。它在暗绿色的草丛中仍然白得发亮，这说明球还很新，也不像是个裂开的球。可能是谁不小心让球滚落在了这里，一看不好捡，干脆就灰心地走开了吧。

确实，从球掉下去的位置就不难看出，此球距路有一点五米远，径直往下看便是河流，混浊的河水发出底气十足的

响声，震得使人心慌意乱，如果稍不留神就会有被卷入河里的危险。

不过，当看到在路和球之间露着一块正好能让人立足的石头时，恭太有点喜出望外了。

恭太舔了舔嘴唇，把身上的东西放下，然后躬下身踩在石头上小心翼翼地捡球。突然间，恭太的脚滑了一下，石头“扑通”掉进河里，恭太连忙伸手紧紧揪住一丛野草，但他贴在陡峭的河岸上，一动也不敢动，因为如果乱动的话，说不定很快就会掉进河里的。

“爸爸，快来吧！再不来我可就要完了！”恭太在心里这样呼叫着。

“我爱你。”

“这我知道。”

“我不想离开你……”

“我也决不……”

刚才临分手时与各务彻夫所说的一言一语，仍在桂木麻子的脑子里回响着。

麻子痛心地认识到，这就是相互各有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男女之间的注定的爱情方式……在与各各分手后一人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时，麻子几乎每次都不知不觉地泪湿满脸。

十月七日上午六点半……

在武藏野台地靠近杉并区西端的丘陵一带，有一片被浓郁的森林覆盖着的区域，这里静得很难让人相信这还是在市区内。

从位于该丘陵腹部的和式旅馆芳鹿庄到善福寺公园有一条下坡路，路旁生长着茂密的胡枝子及其他各种杂草。清晨的露水打湿了麻子的鞋。

左侧的河堤下是一条幽深莫测的河流，右侧是一片广阔无垠的田野。风儿从晨雾弥漫的远方吹来，夹杂着湿漉漉的青草味，可是，此时的麻子一直被一种思绪支配着，心想：再过三十分钟，各务的脚步也将从这同一条小道上迈过。

各务彻夫是群马医科大学的副教授，在东京市内还兼着一份临时讲师的工作。今天上午从九点开始他将要给位于大泉的一所女子大学讲课，由于最晚在七点半之前他必须回到位于三鹰台的自己的家里，所以七点钟不得不走出芳鹿庄。

麻子的丈夫桂木谦介昨天出差去了群马县E市，那里是公司的主要工厂所在地。他预定今天中午之前返京。在他返回位于丸之内的总公司之前，说不定会先到家里看看，或者有什么重要的电话要打回家里。

基于这种情况，当然麻子也不能磨磨蹭蹭的了。

“我不喜欢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先让我走吧。”

结束了短暂的一夜同居之后，清晨六点二十分，麻子对各务说完上述话后便走出了芳鹿庄。就他们各自的身份而言，两个人肩并肩地出入旅馆是说不过去的。岂只这样，麻子的丈夫今天肯定会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家，如果让他知道了麻子不久前正和另外一个男人——群马医大的副教授各务彻夫单独在一起呆过的话，那还了得！

尽管如此，若有人对她说当初不与各务邂逅就好了，那么她又会冲动地猛烈摇头。这种心理上的矛盾，更令她痛心得难以忍受。

清晨的太阳透过阴云笼罩着的天空渗出了淡淡的光线，可是麻子的视野马上就被夺眶而出的眼泪给遮挂住了。

没办法，她只好停下脚步，从包里掏出了手帕。

这时，她突然听到有人在身边的草地上奔跑的脚步声。她抬头一看，一个身穿黑色西装、高个头的青年人意外地出现在她面前。麻子之所以感到意外，一是因为田野还被浓重的晨雾包围着，可能能见度还很低；二是可能由于这个青年男子的脚步太快了。

看样子对那个青年人来说，麻子站在那里也是相当意外的。只见他一瞬间很吃惊似地朝麻子凝视了一下。麻子慌忙把脸转开了。于是那个青年人从她身边穿过去，踏着河边的草丛，朝着麻子来的方向大踏步地远去了。可能那边有一条通往公交车站的近路。

麻子不由松了一口气，然后加紧脚步向前走去。

幽会之后，就连碰到过路的陌生人，她心里也害怕，因为这会让她感到自己的事被发现了。

麻子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她看到路边有一个白色的布袋。再朝下一看，只见有两只小胳膊悬挂在下面陡峭的河沿上，一个小男孩正紧紧地贴在河岸上。

麻子忘我地向前奔跑过去……

这时，一个男人突然从右侧跳了出来。他身穿浅茶色的风衣，看上去四十多岁，是个身体健壮的中年男子。他好像是从寺院的树篱里爬出来的似的，一看他身体的动作就觉出他正要急着赶路，这个人正好落在恭太旁边。

这个人把脚下的行头踩得吱吱作响，他正要调转方向朝坡下跑，却猛然站住了，他转过身来朝少年俯视了一下。这时麻子发现在男子那长有浅色肉瘤的侧脸上，不知为什么掠过了一瞬间犹豫的表情。然而，男子紧接着把左手提着的黑皮包往地上一甩，然后紧靠河沿蹲了下来。他马上就抓住了少年，大约用了两三分钟就把少年救了上来。

等少年在路上站稳后，男子立刻将手从对方身上松开，然后麻利地拾起地上的皮包，朝着坡下奔跑起来。其动作之快，令一旁的麻子非常吃惊。

男孩追赶着说着什么，可能是想说些感激之类的话吧。对此，那汉子只轻轻地挥了挥右手，头也不回地就远去了。

尽管如此，少年还是朝坡下注视了好大一会儿，最后好像很灰心似地擦掉黑色裤子膝部的泥巴，拾起了脚下的布袋，看样子他正走在去习剑场的路上。

少年抬起头来，视线和麻子的视线自然地交织在了一起。两个人不由得微笑起来。

可是，当麻子意识到少年正朝自己跟前走过来时，便下意识地将身子往树篱边靠了靠，她看到树丛那边是寺院内的石台阶，就弯腰钻进去了。

结果，这次幽会的事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麻子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刚才发生的这件小事对她来说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是几个小时之后事情。



## 第二章 情夫突然死亡

六十一岁的私人银行家畝山欣造独自一人生活在杉并区善福寺五段。十月七日上午十一点多，有人在他家的卧室里发现了他被勒死后的尸体。

尸体的发现者是在上井草一带经营公寓的四十五岁的寡妇平野照子。

畝山的家在芜藏寺后面，他一个人住在这套有武士宅第风格的旧房子里。

来畝山家还钱的照子站在门前按了几次门铃，却听不到回音。早晨时雨本已经停了，但从七点左右又开始下起来了，看样子要大下一场了。

于是她就拉了一下木格子的门扇，结果门上没有上锁，一拉就开了。

屋子里光线很弱，静寂无声，眼前的客厅的门敞着三分之二大小，从厅内的亮度来看，好像窗帘已经被打开了。

可是，她往里瞅了瞅，却没见到任何人影。

照子一边招呼着，一边从客厅里顺着昏暗的走廊往里走。但是还是一点声响都没有。连一个佣人却没有出来，她越来越好奇，甚至有些惊恐，会不会……

她沿着走廊往里走，发现两个房间的拉门紧闭着，只有尽头上的拉门敞开着，灯光从里面斜射出来。

当她往这间屋门前一站时，一种说不出的异味，其中夹杂着被子上的体臭味，立刻刺激了她的嗅觉。

她往里一看，发现在这个紧闭着套窗房间里，铺着单人用的被褥，被子被轻轻地掀开着，枕边位置上的大型保险柜的门扉敞开着，里面的材料也散落了出来。当照子发现这些的时候，才感到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异常情况。

一个身着黑色和服的男人头朝着壁龛俯卧着倒在榻榻米上，一根茶色的细绳缠在他的脖子上。绳子像蛇一样从其腹部延伸到壁龛的榻榻米上。

十一点五十分，平野照子的报案电话打到了最近的警署。

警视厅鉴定科的课长站在现场房间的门口，向本厅和所辖警署的主要搜查官报告了大致的鉴定情况。

“这是一根用两股破旧的绢制丝带搓成的细绳，绳子勒

在了喉节的下部，勒的劲儿不小啊！因为出现了明显的表皮剥落和皮下出血。”

畝山欣造的尸体现在脸朝上仰卧在壁龛上。他身高一点六五米左右，就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算是中等身材。他身上的肌肉紧绷绷的，身上裹着一件皱巴巴的大岛绸和服；脸上出现了被勒死者所特有的暗紫色浮肿，点点滴滴的溢血斑像雀斑一样分布在脸上，露在和服下摆上面的两条腿上，也隐隐约约地渗出了尸斑。

“若是从正面勒死的话，罪犯应该是骑在他身上的吧？”

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平井警部一边越过鉴定科人员的肩部观察着尸体，一边以直接明快的口吻反问道。

“好像是骑在身上的。”鉴定科科长使劲儿地点了点头。

“因为已经确定在凶手用双脚踏过的死者的肋腹两侧有内出血，好像勒死之后让尸体翻趴在地上的。”

“好像是抵抗过吧？”

“喂，穿的衣服有些乱……不过，也不像有过强烈抵抗的迹象。”

“此话怎讲？”

“比如说这根双股的丝绳完好无损。还有，一般在被勒死者的尸体上能找到其本人在挣脱丝绳时所留下的抓痕，可是这次一点也没发现。”

“噢……”

虽说被害者已六十一岁，但是看上去体格还是健壮。如果是骑在他身上、从正面把他勒死而又几乎没给他留下抵抗的余地的话，那么这个凶手动作非常敏捷，力量极大，要么